

十五年前第一次去广东,为珠海的一场演出。演出结束后,我脱离大部队,搭大巴独自往广州,因为老段。

广州的滨江路上有很多酒吧,驻唱歌手们在其间游走,深夜的珠江边,谋生的身影浪漫而又落拓。老段是那些驻唱歌手中的一个,可我不认识他。

那时候,我刚开始写作,老段在我的博客上留言,希望买下我的两首诗,他想谱曲演唱。

我们通过几次电话,第一次是谈价钱。那时他已很有版权意识,尽管我怀疑,他并不是真的要和我签合同。可我还是通过电话接待了他,因为,十五年前的大多数人,与诗歌几乎走上了“不共戴天”的路途。

他用有些沙哑的嗓音自报家门:叫我老段吧。紧接着告诉我,他只是个酒吧的驻唱,他没钱。我说我不要钱,我说谱好曲唱给我听听就行。就这样,一个月后,我们通了第二次电话。

吉他淙淙拨响,一段前奏,沙哑的歌声从听筒里传来。说不上好听,甚至有些平庸,有两处小小的跑调,不严重。他不知道我也算歌手,尽管是业余的。那时候我唱歌的水平远远超过写作。他让我提意见,我什么都没

说,我确定我的诗,与他谱的歌,是两个不同的作品。我允许他有自己的理解,尽管那是我的诗。我想,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惜羽毛的人。但我还是好奇,他为什么要做一名酒吧驻唱?他创作歌曲,可他对自己的才气有过怀疑吗?

一不小心,我按下了他话匣子的电钮,这位文工团老兵在电话里向我描述了一个完整的自己。一段引以为荣的军旅生涯,很多位已然成为明星的战友,如今的流浪歌手,从东北唱到广州……说到兴奋处,表演了一段快板书,隔着电话,把竹板打得清脆激跃,哗啦啦滚来,节奏密集而又错落有致。彼时,我几乎能想象电话那头的他左手持电话,右手打竹板,一副眉飞色舞、喜感的样子。

那才是他的专业。可是,现在又有多少人会喜欢听快板书呢?挂断电话,我回想着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,我也参加过文艺兵招考,并且通过了初试和复试。最后一锤定音的关头,我退缩了。当年,做出放弃的决定后,我依然忧伤了许久,“文艺兵”成了我曾经追索而未能实现的梦想。

只身去广州,与其说为老段,不如说为看一眼那条从未踏上路途的终点。我没有找老段,我在滨江路上选择了一间酒吧,坐在人迹寥落的黑暗中,听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弹吉他唱歌。那个声音不是老段的,他不沙哑。

那时候,距离我和老段通话已经过去两年,流浪的歌手早已与我断了音讯,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新的城市、新的酒吧里唱我那两首诗。

前段日子,带母亲和儿子去观看了部电影。整部影片,我没有在文工团解散前嚎啕歌唱送别时被感动,亦没有为炮火连天血肉模糊的战争而落泪,却在已然患上精神病的何小萍于夜色中起舞时崩溃。

身着竖条纹病号服的女子走入月光,她展开双臂,她旋转,她沉浸而又沉静地舞蹈着,她的目光里,是与世隔绝的梦幻。顿时泣然。

用余光瞥一眼身旁的儿子,平静的年轻人,脸上是阅读学术论文的表情。

当我老了,当我向我的儿子诉说我曾经芳华时,他会为之动容吗?

也许,梦想与爱情一样,从未真正获得,才是最美好的怀念。

写下此篇,只为曾经的梦想,如今的怀念。

周一,又是满满的一周工作安排,似乎还来不及思考,一个个会议和活动就扑面而来。“麻烦帮我在周二的日程中,加上一条,参加徐强那里的创世神话剧本研讨会。”

认识徐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,发现才是一位工作十分努力,且很有才华的创业者。在每一个合作的活动中,他都掌控全局,也能洞悉细节。尤其是在2017上海国际邮轮旅游节开幕式,他和他的团队能和主办方充分沟通,深挖内涵,以精湛的

艺术呈现,征服了在场所有的观众,用他的话说就是“努力为宝山的文化事业和文创产业播下‘良种’”吧。

那天连续召集开完4个会议之后,时间已经临近下班,突如其来雷阵雨,却没有打乱我们调研的步伐。但徐强好像一改往日的自信,显得有点为难,“我有一个想法,只是觉得不知道该怎样落地?”

原来,徐强的团队对“创世神话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希望以此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呈现在更多人的眼前。“开天辟地——中华创世神话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是上海的重点工作,徐强他们能主动找到参与的契合点,我们文创办必须全力支持。于是,我们从各个角度邀请了各路专家,多次“把脉”剧本,多次

沟通设计,全力帮助他们拓宽视野,以新技术展现新艺术,以新创作弘扬新时代,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精神内核中坚定文化自信。很快,剧本的框架日益丰满,创意逐渐充实。

不久后,在刘海粟美术馆,全新的多媒体3D舞台剧“创世神话漫游记”正式开机亮相,该剧将配合多元化的舞台表现,利用全息互动多媒体技术,赋予神话故事新的艺术魅力,留给观众更多的想象和思考。徐强说,“正是因为这里这么多的服务和支持,才促成了这部剧的诞生,落

户宝山我们很满意、也很高兴。”

看着一家家在宝山落户、起步、茁壮成长的文创企业,心中总是会默许,决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,只有真心诚意地走进每一家企业,以踏踏实实



山海经·魁武罗 (中国画) 朱新昌

空气好的日子我会外出散步,公园绿地是首选。那天我就去了走十分钟即可抵达的绿地。

那天那里走着的一只狗狗引起了我的注意,远看近看怎么都觉着像一头小猪。问狗主人

才知是法国斗牛犬,他说他就叫它二师兄。但这一叫岂不自认为

师弟沙和尚了吗?他不用拴狗绳,只一迭声地叫唤“二师兄”,带了它就走开了。

移步换景,眼前出现了一对洋娃娃。问边上的保姆,才知道是姐弟俩。女孩大约三岁左右,长得可爱像个

小公主,据说会讲中文。正想与小孩说话时,“二师兄”忽地窜了过来,直扑小女孩。一般来说,狗狗都喜欢与小孩玩,大概觉得辈分上彼此接近,也一样的不懂世故,不像大人套路深。可是“二师兄”是个愣头青,动作比较粗

鲁,盯着不罢休,终于惹得她哭了。

绿地以树木为主,春花也到烂漫时。白玉兰已经开放了,只是长得很高,在蓝天的背景上影影绰绰。又见在几排绿色座椅的后面,朝霞似地开放着一丛丛黄花散

发出液香,在绿树的映衬下分外

的明艳。请教前来拍照的游客,说是瑞香。

这绿地被称为健身公园,是因为有好几百米的塑胶跑道和可以打比赛的篮球场。跑道是供健身者快步走的,像我这种踱方步的人

会挡别人的道,所以通常走木栈道。在曲折的栈道上跨越一条有巨石点缀的溪流,以及高低不平的土坡,竟有免去跋山涉水之劳

的感觉。栈道上走着几个悠闲的漫步者,不知彼此是干什么的,也不会去打

听。那天恰好有个擦肩而过的中年男子返身相问,一上来就大致判

定了我的学历,可谓未卜先知。经过回问,才知他是推拿的高级技

师,早年在岳阳医院学习过。我们并未对推拿这门绝活作深入的探

讨,因为他感兴趣的倒是文学,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竟接连问了我对莫言、陈忠

实和钱锺书的评价。接着他又转到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,对浪漫主义女作家

乔治·桑似乎更有兴趣,知道她与音乐家肖邦和李斯特的情事。没想到推拿

师是位文学中年,饱读中外小说还知道不少掌故。文学对推拿和其他行业

不会有什么帮助,但从推拿师的表现看,可以使热爱它的人滔滔不绝。

说起乔治·桑,我在求学时代读过她的《安吉堡的磨工》和《魔沼》等作品,

为她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卓尔不群的才华所折服。我完全认同雨果在

她的葬礼上所做的悼词,他认为乔治·桑“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

的地位。其他伟人都是男子,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”。但直到她

诞生200周年时,她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真正被认可。另外,一直有人

认为是乔治·桑害得肖邦短命,钱锺书的推拿师也作如此观。其实恰是

乔治·桑悉心照料肖邦九年,并助推他的创作走向巅峰。这位钢琴诗人的杰

作,几乎都是在这九年中创作的。而两人分手后,肖邦在欧洲超负荷的巡回演

出中彻底毁坏了身体,仅一年就挂了。

当我把当天用手机所摄的几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

圈后,一位志愿者作家留言,说她认得那位小洋姐,很活泼,曾抱了她

带到公园和遛的狗狗合过影;一位戏剧学院的博士后留

言,说那从黄花叫桔香,瑞香科。又长知识了。

将近6小时的车和半小时的船,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,这片原始森林和泰国接壤,林区内水道纵横交错,放眼望去皆是赏心悦目的绿,但它却极少出

现在旅人的柬埔寨行程里。吴哥窟的伟大过于震撼人心,也限制了旅人对柬埔寨可以有

的诸多想象。河道上流其实有个瀑布,而我就为了这瀑布而来的。我其实见识过更壮观

的瀑布,甚至还记得那倾泻而下的轰隆声响,水花中的耀眼彩虹。我在网上和杂志看过瀑布的照片,蛮漂亮的,但就算让我亲眼见到,也绝对不会用壮观来形容。然而不是只有壮观,才值得观赏。

抵达度假村后,酒店导游语带抱歉地说:近日干旱,水不多,因此瀑布不怎么好看,不值得一去。由金边一大早出发的舟车劳顿,似乎就由了听见扫兴的话。

如果这句话遇见的是20岁的我,我应该会感到懊恼,一定会想去看一眼,既然大老远来到,就算不符合期许,我也会欣然前往,我有太多的时间去坚持和浪费。

30岁的我呢?则会轻松一笑置之,没事,下次来好了,好像下次就在不远,能永远耐心地等着你,总之,你不会一直错过。其实更多的情况是没有下次了。正如我20年前去过伊朗,一直想要回去,却似乎永远等不到那下一次。

然而当现在的我听到这句话,几乎面无表情地对着服务员说:哦,这样啊,好吧。

见识过遗憾的众多面目之后,也真的能不把遗憾当一回事。这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,而是觉得本应如此,生命所有的精彩或缺憾,不就是这些吗?

服务员忙着推销其他亮点说:没关系,我们这里还有漂亮的红树林,你也能到树林里徒步,幸运的话还能遇见罕见的猫猫等等。但我已经到了不愿意退而求其次的年龄,我相信那些选择也应该是不错的,但它们都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。

方总是与幼年熟悉的地方诡异地交叠起来,就像即将迷路的美妙时分。我醒来,知道他也可能是想了解我的过去,想知道他错失的时间里我是否孤单。我知道与他有一段缘分,也仅是一段缘分,静静观望缘分起灭,不想去求去问去挽留。

在大佛面前想起这些梦,觉得释怀。这具巨型的银佛是静安寺里新修的,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全身纯银,泛着淡淡光芒,坐在一座纯木的新建的佛堂里。他看过世事变迁,却佛

颜温柔如初生。寺庙门口总是围着不少神色诡异的人,记得有一次被一大姐拉住,执意要告知

几句我的命运。说我有学问,将会有成就,但命犯桃花。我想想大概有点道理。记得小时候,有一回我忽然消沉,

顿时明白自己也许会成为命运跌宕起伏的人,因此一直不敢懈怠,拽着自己奋力往前走。我们以为变得丰盛强大,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,后来发现如此

竟让命运有了更多的可能性,像雾中的山路,哪一条都有坎坷也有美景,看起来哪一条都可以适合我?

但哪一条是真正属于我的呢?我可以选什么?但选择或许并不明智,只会徒留遗憾,没走过的那一条路总是在想

象中格外美好。你如此努力过,才终于明白命运的真相。

静安寺一直在修建和更新,但是在我的想象中,静安寺应该是一座安静的旧宅,青苔乌瓦,荒草蔓长,类似一座时代风格的建筑遗迹。你可以在这里读半本书,睡个午觉,照看花草,清扫落叶。然后推门,涌入人来人往与车水马龙中。

静安寺

田艺苗



它不是我此行的目的

叶孝忠(新加坡)

将近6小时的车和半小时的船,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,这片原始森林和泰国接壤,林区内水道纵横交错,放眼望去皆是赏心悦目的绿,但它却极少出现在旅人的柬埔寨行程里。吴哥窟的伟大过于震撼人心,也限制了旅人对柬埔寨可以有

的诸多想象。河道上流其实有个瀑布,而我就为了这瀑布而来的。我其实见识过更壮观的瀑布,甚至还记得那倾泻而下的轰隆声响,水花中的耀眼彩虹。我在网上和杂志看过瀑布的照片,蛮漂亮的,但就算让我亲眼见到,也绝对不会用壮观来形容。然而不是只有壮观,才值得观赏。

抵达度假村后,酒店导游语带抱歉地说:近日干旱,水不多,因此瀑布不怎么好看,不值得一去。由金边一大早出发的舟车劳顿,似乎就由了听见扫兴的话。

如果这句话遇见的是20岁的我,我应该会感到懊恼,一定会想去看一眼,既然大老远来到,就算不符合期许,我也会欣然前往,我有太多的时间去坚持和浪费。

30岁的我呢?则会轻松一笑置之,没事,下次来好了,好像下次就在不远,能永远耐心地等着你,总之,你不会一直错过。其实更多的情况是没有下次了。正如我20年前去过伊朗,一直想要回去,却似乎永远等不到那下一次。

然而当现在的我听到这句话,几乎面无表情地对着服务员说:哦,这样啊,好吧。

见识过遗憾的众多面目之后,也真的能不把遗憾当一回事。这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,而是觉得本应如此,生命所有的精彩或缺憾,不就是这些吗?

服务员忙着推销其他亮点说:没关系,我们这里还有漂亮的红树林,你也能到树林里徒步,幸运的话还能遇见罕见的猫猫等等。但我已经到了不愿意退而求其次的年龄,我相信那些选择也应该是不错的,但它们都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。

十日谈 国际文化交流 夜光杯 重要的作用。